

车南峪密码

□李连义



莱芜东北与博山交界的崇山峻岭中,车南峪村很闭塞,东西南北四座大山把它裹得严严实实,很容易让人忽略它的存在;车南峪很开放,村里的金宇船舶机械公司产品远销上海、青岛、大连等造船厂,似乎五大洲、四大洋与车南峪又近在咫尺。当了解这个非同一般的村庄的历史,它的辉煌,它的悲壮,它的无奈,它的振兴,让谁也不会小觑它的存在。

1937年12月27日,日寇攻陷济南;1938年1月1日,山东省委直接领导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月底,四支队队员毛梓才带着四支队首长交代的任务心急火燎地走回家乡车南峪村的崎岖山路上。寒风呼号,滴水成冰,夜色深沉,光秃秃的树枝颤颤发抖,毛梓才将村里同龄人姜崑、毛开明、张敬文、姜万真等召集到村中那棵饱经沧桑的老槐树下,当他们听到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的暴行,个个义愤填膺,摩拳擦掌。在这个黢黑的夜里,车南峪村在日本强盗铁蹄践踏中觉醒,开始咆哮。战争让这些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早熟起来,挺起像南台顶岩石一样的胸脯,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拿起梭镖、斧头加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洪流中。他们有的去了八路军山东四支队,有的到沂水岸堤寻找八路军115师主力,有的在当地打游击,接受血与火的洗礼。

1942年山东抗战形势日趋恶化,日军秋后大扫荡,担任山东纵队某部文书的张敬文和战友在转移的路上与几名日军遭遇,藏好随身携带的文件后,开始与鬼子开战,子弹打光了,张敬文与日寇展开肉搏,身上被日寇刺了31刀,终因体力不支壮烈牺牲。家中的父母天天盼儿凯旋,直到全国解放也没有儿子的消息。

与那些牺牲、伤残的战友相比,姜崑、毛开明是幸运的,战争年代,雪地里露营,山路上行军,青纱帐里隐蔽,枪林

弹雨中拼杀,刀尖上舔血,一息尚存,战斗不止,终于迎来五星红旗冉冉升起。1956年,在公安军担任军事参谋的姜崑打听到张敬文牺牲的消息,立即写信给县政府和张敬文的父母。当张敬文的父母听到儿子的消息后抱头痛哭,嘴里说道,儿子,你是为民族解放牺牲的,值了!1980年担任山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姜崑将军回到车南峪村凭吊战友,望着周围大山的苍松翠柏,鞠一捧下沟里清澈的河水深情地说:“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为了民族的自由,多少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他们是民族的骄傲,每一名为革命牺牲的烈士都将记入共和国的史册。

抗日战争时期,车南峪村归属博山县石马区,全村党员22名,党员人数列全区村庄之冠;解放战争时期,车南峪隶属莱芜县常庄区,全村党员30名,党员人数在全区拔得头筹。这个仅仅107户人家的小山村,战争时期就有军属74户,不算孩子结婚分家过的及孤寡老人,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军,当民兵,或者当民工支援前线。战争年代,村里为革命牺牲的烈士12位,不到十户就有一人为国捐躯。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走出村子干革命的不怕流血牺牲,留在村子的老乡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日军疯狂进攻的1942年,八路军使用炸药包攻坚第一人、山东纵队一旅二团副团长王凤麟曾在这里疗伤;抗日战争时期,廖容标将军曾在这里排兵布阵;莱芜战役的时候,聂凤智将军曾在这里调兵遣将!村民视子弟兵为亲人,嘘寒问暖,熬得淌油的小米粥送给伤员,摊得黄莹莹的煎饼送给武工队,熬得烂乎乎的野猪肉递到游击队员的手中,而村民手中攥的是黑乎乎比石头还黑的地瓜面窝头,碗里是没有油腥的野菜汤。

村里新媳妇孙美英娘家是博山石马镇的,丈夫参军去

了,她成了山东纵队四支队后方医院的编外人员,有时间就到医院忙活,手脚灵巧,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后方医院的吴院长到博山取药一筹莫展的时候,孙美英把丈夫结婚时穿的新衣服拿出来让吴大夫穿上,自己穿上出嫁时火红的嫁衣,又把篦子一挎,两人俨然一对回娘家的新婚夫妇。孙美英和吴大夫就这样去了博山,他们靠着这身打扮躲过敌人的几次盘查,顺利完成到博山取药任务。孙美英还把喂的几只老母鸡杀了,炖成鸡汤送到伤员的病床前,平时给伤病员缝补衣服,伤员们看见一个新媳妇给他们忙里忙外的,都觉得不好意思。这就是被抗战时期山东省委书记黎玉称为“山前小延安”车南峪普通妇女的觉悟。革命战争时期,村里的妇女做军鞋,摊煎饼,忙里忙外,她们没有豪言壮语,普通得就像是村头一棵棵怒放的迎春花,不怕晒,不舍脊土,迎风斗雨,清秀优雅,美丽脱俗。

1942年秋季,日本鬼子得知山东八路军四支队后方医院在车南峪的消息,乘着夜色偷袭。惨无人道的鬼子集合村民训话,一排机枪面对手无寸铁的村民,不远处的地窖里就隐藏着包括八路军副团长王凤麟在内的十二名伤员。当穷凶极恶的日本强盗从村民嘴里得不到任何消息的时候,强盗的本性暴露无遗,日本鬼子开始烧杀抢掠,一座座房屋烧毁了,日本强盗还不罢休,干脆把墙推倒,熊熊火焰把坚硬的石头烧得黢黑。那天山哽咽了,水沉默了,乡亲们的仇恨深深埋在心里,恨比铁坚,仇比海深。这片保留烧黑痕迹的房墙雨水冲刷不去,耻辱已经浸透在坚硬的石块里,到现在一直保留着,乡亲们看到后,脑子里都会浮现那悲壮的一幕。

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担任南京军区空军总医院院长的毛开明在暮年回到村里,他握着村里老人榆树皮一样的手,

满眼含泪地说,老乡们为革命作出了贡献,劳苦功高,祖国不会忘记你们,说着他面对上百的父老乡亲深深地鞠了一躬。

村西禹王山的树绿了又黄。朝看水北流,暮看日西沉,那些曾经的往事,谁还记得呢?村中的那盘石碾还在吱吱地响着,把转圈的脚步织得密密麻麻,把老人的额头转成沟沟壑壑,把妇女的曲调奏得哀婉凄切。

一段时间,车南峪这片饮血过多的土地仿佛一度被遗忘,那条贯穿村庄南北的下沟还在一望无际地向前流淌着,也流淌着贫穷百姓的无奈;后方医院上面的房子坍塌后,地窖被杂物掩埋;南台顶上面的将军柱见证了村民吃饭穿衣的哀愁。村民望着四周大山唉声叹气,难道政府把我们遗忘了,那些干革命走出去的人还记得这个小山村吗?

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这片沉睡已久的田野,村民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寻找致富的门路:村庄四面靠山,没有一个炸山采石的;山上树木浓郁,没有一个伐木毁林的;飞禽走兽漫山遍野,没有一个打猎的。他们知道上天赐给的绿水青山是不会再生的金疙瘩,动不得,动了就会遭报应。千条路,万条路,勤劳致富是正路,靠山吃山不长久,走出大山天地宽。弟兄几个约着到莱芜、博山打零工,叔侄约着成立建筑队到和庄镇、石马镇搞建设,头脑灵活的到淄博贩卖水果、蔬菜,十余年积攒的干劲一下子爆发出来。孙其增四兄弟依靠废旧物资回收,靠诚信赢得货源,成为享誉莱芜、博山的致富大户,这几年他们和国内知名的造船厂拉上关系,成立金宇船舶机械公司,成为他们的供应商,产品供不应求。腰包鼓了,兄弟四人在村西的半山腰,每人建起一栋气派的别墅。

前几年,村支书孙奉孝一直静不下来,他总觉得车南峪有笔无形的资源没有挖

掘出来,连续几天他背着手在村里转悠,走到藏兵洞,走进毛开明故居,走到动员参军的大槐树下,孙奉孝茅塞顿开,村里的红色资源才是促进乡村振兴的密码。从2018年起,村支部一班人开始打红色品牌,做好做足红色旅游这篇文章,就能激荡经济新活力。当年全村青年集合参军的大槐树成为网红打卡地,姜崑、毛开明、张敬文、姜万臻等,这些村里走出去的英雄画像贴在村头巷尾,贴在学校的教室,当年的后方医院——地窖修复一新,一度想拆除的日寇烧黑的墙壁作为罪证保留下来……解决游客食宿的土炉炖鸡店和石头房子民宿应运而生,住惯高楼大厦的城里人参观完村里的红色遗迹,住宿就喜欢石头房子,吃饭就喜欢土炉炖的山上松树下散养的鸡。村委的领导出村就推销村里的红色资源,推荐这里简陋的将军故居,推介这里的藏兵洞,推崇这里的游击拐路,推销大山里的核桃、大枣、山楂。

担任过陈毅元帅秘书的姜万真遗孀,上海市科协原副秘书长,一度担任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秘书的杨逸给村里寄来很多革命文物,包括八路军军装、解放上海民工支前的照片、她和宋庆龄的合影等;一名企业家听说车南峪的红色故事后,专门来村里考察,吃着香喷喷的窝头,嚼着脆生生的咸菜,看到村民一张张朴实笑脸,这名企业家开始对村南的一口山泉感兴趣,他取了部分水回去找有关部门化验,发现这水含有锌、锶、硒等多种成分,准备在村里建造一家矿泉水厂。

村支书孙奉孝深有感触,村里这几年的变化,他说乡村振兴要打好“旅游”这个品牌,续好“红色”这篇文章。红色是顽强的斗志,红色是跳动的激情,红色是巨大的财富。红色是推动车南峪不能懈怠,勇往直前的勇气,也是革命老区永续发展的密码!